芝園外集

芝園外集卷之十四

說林十四

廣訓林

人君之職莫大於用人宰相之職莫大於薦人自古國家危如累卵用賢則興不待瑞鳳祥麟而知之矣安知磐石廢賢則傾不待妖狐厲鬼而知之矣是故有道之世雖妖亦祥無道之世雖祥亦妖占以其人而不以其物者也昔者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山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耶晏子曰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者虎

之室澤者蛇之穴何不祥也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高廣美麗無匹也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對曰翟王茅茨不剪綵椽不刻猶以為作之者勞居之者佚楚王大作石祁子曰甚矣土木之足以亡人國也秦之二世陷之煬帝盖可鑒也巳盡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山林不足於材木文石不足於礎甃金鐵不足於鉤鑾陶冶不足於蓋覆丹青不足於縹繪匠氏不足於雕鏤鞭笞殺戮日驅以從事惟恐其不給也而不知咸陽之燼巳伏於阿房之营四方

之兵已聚於離宮之栭曾不得快心極意以娛耳目之好豈不大可哀哉昔堯以土階而帝禹以卑宮而王漢文惜露臺之費而致治幾於成康此萬世君人之法也

齊宣王謂淳于髠曰先生論寡人何好對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王曰國無士耳若有寡人亦好之對曰驊騮騏驥未有也而王求之豹象之胎未有也而王求之毛嫱西施未有也而王求之夫士者國家之所

息豈惟充其嗜好而已哉逆意其無而不求之是非兒之所知也
進言者審其利國與否而不當以其私聽言者審其利國與否而不當逆其私昔郗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郗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以帛則任力者半而以組則盡任力矣郗君以爲然曰將何所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郗君曰善乃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爲用組者其家多

為組也郲君不悅於是復下令令官為甲無以組夫為甲以組而誠便也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此郲君過於逆進言者之私而公息忌亦無以自白其無私也

人有言曰河涸則井竭廩罄則釜虛故善為計者先公而後私不善為計者反之世之人臣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是以任職則荒

亂驕財則貪得列近則緘默將衆則縮衂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是以欲榮而終辱欲安而終危譬之大厦既覆而身無所庇皮革既毁而毛無攸附也向之網利竊權之徒果何益哉吳之宰嚭秦之李斯為鑒不遠矣

趙襄子伐翟勝左人中人（二城名）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

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是故有道之士位高則憂祿厚則憂權重則憂家富則憂此所以持之也不修其德而驕淫以遑鮮不敗矣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未可以止乎桓公曰不然士傲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

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祿爵吾庸敢傲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君子謂桓公能為國矣內行雖不修霸不亦宜乎是故王能下士則王霸能下士則霸公御能下士則德業聞於天下若倭傳是親嫟嫟列於膴仕比周競進國之亡無日矣又何治安之足圖哉

夫純鈎魚腸之始下型也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利其鋒鍔則水斷蛟龍而陸剸犀象不難也明鏡之始下型也矇然未見形容也及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毛髮可得而察也玉堅

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也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隱括之力也夫人心之虛靈非若唐碧直木也非若銅鐵之堅厲也彼以磨礪隱揉皆足以成器而況於人乎是故君子博文以廣識約禮以修行去其偏駁全其神明則可以治人可以宰物可以贊化育可以參天地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或曰今天下弊矣隣里相盜親戚相暴父子兄弟不相恤也亦何道以救之石祁子曰古有言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故救弊之道

亦在富之而已矣方河決而陸沉也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隣國之人溺則哀而援之矣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隣國身危則忘其親戚非其性之有變也所遭則然也故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故欲民之興行亦在富之而已

趙襄子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

也於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君子曰趙襄子其善任人矣語曰疑人勿用用人勿疑故治宮室者擇大匠大匠之所舉為匠氏者其主弗與也合燕享者擇大庖大庖之所舉為庖人者其主弗與也既擇所任而又擇任者之所舉不亦勞乎

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者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

後昌為其不易也人有言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二帝三王莫不由此道也何獨桓公為然哉是故百畝之田而委之農師百圳之園而委之圃師非忘樹藝也無所自用其力也然則無逸之訓非與曰任人而逸為治之要也所其無逸儆畏之心也不得其人而逸國之亡無日矣

為天下國家者莫大乎男女之別男女者君臣之所由以義父子之所由以親者也國之所由以治所由以亂者也是故文王化行而游女變為喬木孔子為魯司寇而男女別於途公慎氏出其妻凡

天下之民莫非君之子也父母之於子也莫不願
其貞莫不戒其非貞以為不如是無以別於禽獸
也墻茨之戒鶉奔之譏豈其不嚴於訓乎後之有
國者私蓄之禁非不設也乃謫民為倡而編之樂
籍領之伶官使之為市以取貨人其衣裳而犬羊
其溷也此豈為民父母之道哉至有名臣節士亦
縱情於聲妓之塲其裼襢裎々坋猶之幷毛比梗
也先王九伐之法而行也茲其不為首僇乎誠能
罷免倡樂驅而為良則人道以立而教化可興矣
尹鐸為晉陽請事於簡子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

將往往而見壘是見中行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
增之簡子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嘻鐸也欺我於
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
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
治此人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況群臣與民
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爲之夫順令以
取容者衆能之而況鐸與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
之言寡人幾過矣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君
子謂趙有三善矣尹鐸存憂虞之戒以悟君忠也
孫明表諷諫之旨以釋怒直也簡子善便國之圖

以行賞明也有此三者趙之强不亦宜乎

君者萬民之長虎者百獸之長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君人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終於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至於見刼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刼如為人臣者兼刑德

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大亂将
危社稷将傾豈特切殺之禍而已哉

獵者愛狗豢以肥肉非不惜肉也為其可以得獸
也御者愛馬飼以美粟非不惜粟也為其可以致
遠也惟人亦然醫者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有愛
之甘也為其可以取貨也將者撫循其軍救死扶
傷視如嬰兒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可以克敵也惟
士亦然解衣衣之推食哺之甚者適館而饗過閭
而式甚者號為太公稱為仲父以君王之貴而詘
於匹夫之賤豈其不知自重哉為其可以謀王斷

國而成不世之功也如草芥視之而欲大其國
也是瘠其狗而使之獵餓其馬而使之馳也欲以
得志不亦難乎
小人之害君子也非直肆其凶暴也竄端匿跡立
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眩惑人之心者也諛言似
順佞色似和遜美似謙然諾似信日漸月漬而不
知其入人之深也毒惡既成以時致螫比君子之
覺之也而已墮其術中矣欲無及於禍得乎今夫
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弭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
信之一奮即成擒矣使狐瞋目張喙先見必殺之

勢雉必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
非直禽獸之詐計也而可不慎乎
趙簡子出而御車見車席泰美謂左右曰夫冠雖
敝頭必戴之屨雖新足必履之今車席泰美吾將
何僑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石祁子
曰簡子可謂善為國矣夫儉德之共也奢惡之大
也是故茅茨土階堯之所以聖也瓊宮瑤臺紂之
所以亡也漢文帝以綈衣後宮宋仁宗以漆為唾
壺此皆盛德之士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潔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

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嗟乎今之守官者皆為左右治而不為其君治也雖有西門豹之言亦何以自通於殿陛乎

齊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鹿門稷者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臣民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石祁子曰君制命者也民寄命於君者也生則生之殺則殺之安則安之困則困之故君節其衣則天下無寒民矣君節其食則天下無餓民矣婚姻以時則天下無鰥曠者矣區區宮女之出亦何為乎

國有四患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內有疑妻之妾妾有疑嫡之子此四者國之所以危也秦之李斯漢之王莽此疑君之相也殷之崇侯虎秦之趙高此疑相之臣也周之褒姒晉之驪姬此疑妻之妾也周之伯服晉之奚齊卓子此疑嫡之子也此數君者不幸則國亡幸則國亂故曰並后匹嫡兩政偶國亂之本也

家國一也治家與治國一道也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而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驕以衣食相惠以佚

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是故君臣殷
憂邦未有不興者也君臣淫縱邦未有不喪者也
是故酒池肉林可以亡殷卧薪嘗膽可以霸越桓
公無忘射鉤之難而興齊二世極意阿房之樂而
滅秦徽宗逞欲於艮嶽之營身為奴虜南渡君臣
縱情於燕安之毒社稷為墟豈非萬世之炯鑒乎
人之所患乎人者有三上焉者患人以人其次患人
以言其次患人以事小人則貨財而已矣故得十良
馬不若得一伯樂非馬之不足貴也伯樂得而馬不
可勝用矣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非劍之不足貴

也欲治得而劍不可勝用矣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賢
聖之人非地之不足重也賢聖之人得而地不可勝
治矣是故湯不求廣地而求得伊尹文王不求廣地
而求得吕望此其所以興也秦政不求得人而求代
周項籍不求得人而求代秦此其所以廢也
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墻之外而目不能見三
畝之室而心不能知治天下者東至開梧南撫多
顙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而欲以一人之耳目心智
周之不亦難乎故以天下之目視則明無弗見矣
以天下之耳聽則聰無弗聞矣以天下之心知則

智無弗逆矣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氷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神而弊耳目哉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而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是故臣有諫之而不諫有不諫而諫者君有聽之而不聽有不聽而聽者此聖人所以貴遇主於巷也

田贊衣補衣而見荊王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

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夫甲冬日則寒
夏日則熱衣無惡於此者也贊也貧故衣惡也今
太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弗
知也否祁子曰夫君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也
食患其弗適於口也衣患其弗適於體也故民有
飢者君為之不舉民有寒者君弗敢藻其服樹桑
畜牝凡以子之也今夫內治之不修德廢之不競
不能衣人以衣而惟衣人以甲也惡在其為民父
母哉

人之將病也不嗜食國之將亡也不嗜賢病非無

甘旨也胃不能納而至於死國非無賢人也君不能用而速其亡理亂當得忠貞反得奸佞而用之亂乃滋甚非賢無益也治病當得良藥反得繆劑而服之病乃增劇非藥無効也殷之將亡也而崇侯虎速之秦之將亡也而李斯速之漢之將亡也而董卓速之晉之將亡也而桓温速之隋之將亡也而麻叔謀段達速之唐之將亡也而李訓鄭注速之宋之將亡也而賈似道韓侂胄速之此皆繆於用藥之禍也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於

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人有言曰犬豕可豢而神龍不可豢神龍不食於人故也雞鶩可籠而鳳鵠不可籠雞鶩食於人故也故食於人則為翟璜不食於人則為段干木有欲與無欲故耳世有工佞諛以投餌結宦寺以掩慝賄女謁以伺私甘譴辱以固位吮癰舐痔猶且為之而欲主之無甦惡可得乎

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

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為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隣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而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夫天生民而令有別人之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

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時田邑而禮之得史驎趙駢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而周分為二是故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用賢則興不用賢則亡國之常數也

趙簡子朝而謂群臣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

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不忍君之醜也而
忍君之過也鐸也不忍君之過也而忍君之醜也
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
人中恐君之不變也君子謂簡子誠賢主矣主賢
則臣言刻主不賢則臣言甘刻則不便於一人而
便於國家甘則不便於國家而便於一人故欲國
家之理亂觀於進言之甘苦而可知也
庖人作美饌以享賓客賓客之樂之也謝主人而
不謝庖人匠氏作美室以宅家衆隣里之觀之也
譽主人而不譽匠氏故善為天下國家者以人臣

之善為善天下後世不歸美於人臣而歸美於其主明君哲辟由此其選也昔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將無傷民乎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獘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君子謂靈公可

謂知君道矣君也者無任而無不任者也無能而
無不能者也故鏡其美惡行其賞罰而已矣何必
自用其智自私其善而可以有譽於天下後世乎
桓公將飲管仲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而召之
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
鮑叔隰朋追之及管仲於途而返之公曰寡人齋
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
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聞之沉於樂者治於憂
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荒於國家者
危於社稷臣是以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

為樂也仲父年長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之後失之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偷乎管仲出公以賓客之禮送之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徒行見公曰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四顧無告而君不恤日夜飲酒致樂不已民無樂有君矣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公驅而及之康內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

之卒存寡人也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差其貧富而給之布縷粟米薪橑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肝肉吏告畢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君子曰管仲晏子可謂不從君於昏矣明主懷百年之憂而忘一日之樂昏主耽一日之樂而忘百年之憂比干之諫不容於紂而二子之諫見聽於君遇使然也

為國者莫患乎有壅救弊者莫先於去壅是故百屋之市不畜噬犬八家之井不畜觝牛以有壅也善賈者不壅其貨善田者不壅其禾善養生者不

壅其氣善導水者不壅其泉至於為治而可以壅其賢乎是故去讒遠色明目達聰衢室之問總章之咨一饋十起一沐三握皆所以防壅也彼周王之使監謗者鄭人之欲毀鄉校是惡其壅而室之也庸將愈乎

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有材而無匠猶無材也有臣而無君猶無臣也是故舜非堯無以敘百揆禹非堯無以定九州傅說非高宗無以成中興周公非成王無以興禮樂蕭曹非高祖無以興漢房杜非太宗無以興唐此

已事之明徵也然則有君而無臣則如之何曰古之為治者未始借才於異代臣之不得猶夫無君也是故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君子之取於世也常薄而其積於身也常厚故一藝足以成名然而衆藝無焉一長足以媒仕然而衆長無焉是故在家則治在官則治在邊鄙則治在朝廷則治在軍旅則治在俎豆則治可大可小可遠可近可崇可卑可簡可繁以其為之者素也小人則不然得此而遺彼舉一而廢百以其為之

者不素也今夫羅之張也以待鳥也而得鳥者羅之一目也若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甲之被也以備矢也而中矢者甲之一札也若為一札之甲則無時不傷矢矣是故君子之處世也以有備勝無備以有餘待不足

仕之患有三而疾病不與焉榮孽卿之祿嗅驕君之餌此一患也佞諛以苟容比周以固位此一患也干戈生於談笑陷阱設於盤匜此一患也昔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

太宰未易得也辭官而去之何易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世之人主往往以爵祿驕其臣少不適則呵怒之無已則譴謹之無已則戮辱之刀鋸在前而猶不知所以自靖也欲無及得乎

君人者利人則天下歸之厲人則天下畔之故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后與讎無定主而撫與虐有常應也今夫賈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易錢以資之非愛庸客也欲其力耕而豐殖也庸客致力而疾耕盡巧而正畦陌者非愛主人也欲

其美食而資錢布也家之有嬰兒也父母養之而簡長而相怨供養薄於父母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誚或怨者以所以養之非其養也是故人君利人則為主庸之相養人君厲人則為父子之相棄

趙簡子沉鸞徼於河左右請其罪簡子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是以誅之君子謂簡子能以理督責於其臣矣

夫君表也而臣則其影也君範也而臣則其器也直木無曲影歛範無端器理之恒也故君好聲則師曠子野至君好色則毛嬙曼姬至君好宮臺榭則公輸王爾至君好良馬則黃戊盜驪至君好善御則王良造父至君好士則伊傅周召至惟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成盛治也

安閒外集卷之十五

說林十五

物理林

天道曰員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員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

也是故春夏則群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
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火上燖
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
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
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鬬而日月
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
渤海決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
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
雨

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

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水員折
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
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
喑嵐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
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
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
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
土多聖人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
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耐寒食土者
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奰食草者善走而愚食

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精惟通道者能原本之

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中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贏孟冬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内季春大出季秋大内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凉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二月

失政九月霜不降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山之雲也爲草莽水之雲也爲魚鱗旱之雲也爲烟火涔之雲也爲波水此言物類之各有所感也

歲欲豐而甘草先生薺是也歲欲苦而苦草先生葶藶是也歲欲惡而惡草先生水藻是也歲欲旱而旱草先生蒺藜是也歲欲雨而雨草先生藕是也歲欲病而病草先生艾是也歲欲流而流草先生蓬是也此言物理之各有所兆也石瀆子曰天之休咎也善惡恒以類徵世之否泰也灾祥必有先見觀於此而可知也

蛇化雉雉化蜃鱔化蛟蟻化駒魚化龍龍化魚鼠化鴽鴽化鼠龍化蛇蛇化龍雀化蛤𧍧化蝶鳩化鷹鷹化鳩此以形類化者也絮化萍苓化龜橘化

[illegible][illegible]化杏莧化鱉樹化竹稻化蚕蔬化蝶腐菌化蜂腐草化螢濕麥化蛾朽木化蟬此以氣類化者也狐化男雌化雄豬化黿星化肉彗化胡青化人雨化血地化毛此以災異化者也杖化龍舄化鳧人化羊星化豕井化酒几化鹿杞化犬米化丹墨化雨此以妖術化者也形類也氣類也災異也天為之也妖術則人也天之化常有而人之化不常有天之化十八九而人之化十一二或曰聖人何以不化曰詩書禮樂典章刑政莫非化也聖人之化神於道而術士之化神於妖

鳲鳩性一而慈祝鳩性一而孝烏得食而反哺鷄見食而呼群騶虞不殺麒麟好生此物之有仁者也廌能觸邪鷹不擊伏鶻縱燒爪之禽隼釋懷胎之鳥鴛鴦思偶而死獺赴類而斃此物之有義者也豺祭獸獺祭魚蜂蟻必宗其君雎鳩不亂其匹羔飲乳而必跪其毋雉鳴鷕而必推其雄此物之有禮者也狼卜食向虎奮衝破蛇蟠向壬鵲巢面歲燕伏戊巳蝠忌庚申狨自斷其尾麝自決其臍群鹿環角而外衛羚羊懸角而木棲鴷盡印而開穴鸛禹步而發蛇雁設奴而警察鷺儼絲而啄魚

螗蜩隱葉而捕蟬蜘蛛布網而籠蟲蝍蛆禁蛇蚓
螇蟳九漤鶩勅邪蜾蠃祝子孤聽冰鸛知雨此物
之有智者也玄鳥以春分來以秋分去丹鳥以立秋
來立春去伯趙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以立春鳴
立夏止此物之有信者也
大騩歸之山有草曰狼狼服之不夭放臯之山有
木曰蒙木服之不惑苦山有草曰無條服之不癭
牛首之山有草曰鬼草服之不憂翼望之山有獸
曰讙服之已癉服帶其毛尾也青丘之山有鳥曰灌灌佩
之不惑佩亦服也基山有獸曰猼訑恃施佩之不畏

憲翼之水有龜曰旋龜佩之不聾杻陽之山有獸
曰鹿蜀佩之宜子孫招搖之山有木曰迷谷佩之
不迷鉞來之山有獸曰羬羊可以已腊皴也松果之
山有鳥曰螐彤渠可以已𦢊皮皴也甘棗之山有草
曰蘀可以已瞢有獸曰𪕰那可以已癭脫扈之山
有草曰植楮可以已癙霍山有獸曰朏朏普昧反可
以已憂招搖之山有草曰祝餘食之不饑上申
山有鳥曰當扈食之不眩陵陽之澤有魚曰
食之不眯帶山有鳥曰鵸鵌食之不疽盼水
曰鴒𪃍食之宜子小陘之山有草曰崗草人

[illegible]石脆之山有草曰條食之已疥臯塗之山有鳥
曰數斯食之已癎陽山有獸曰領胡食之已狂英
山有鳥曰肥遺食之已癘諸毗之水有魚曰滑魚
食之已疣天帝之山有鳥曰櫟食之已痔崑崙之
丘有草曰蕡草食之已勞譙水有魚曰何羅食之
已癰蔓聯之山有鳥曰鵁鶄食之已風單張之山有
鳥曰白鵺夜食之已嗌痛比嚣之山有鳥曰鸄般
鶌冒食之已暍陽華之山有草曰諸藇食之已瘧
此皆物之有利於人者也蟠冢之山有草曰蓇蓉
食之無子雁門之水有魚曰䱻䱻沛食之殺人鈎

吾之山有獸曰狍(咆)鴞能食人鹿吳之山有獸曰
蠱雕能食人萊山有鳥曰羅羅能食人邽山有獸
曰窮奇能食人此皆物之爲厲於人者也
空桑之山有獸曰軨軨見則天下大水崇吾之山
有鳥曰蠻(蠻)蠻見則天下大水敖岸之山有獸曰天
諸見則其邑大水玉山有鳥曰胜(姓)遇見則其國
大水崦嵫之山有鳥曰自號見則其邑大旱渾夕
之山有蛇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姑逢之山有鳥
曰獙獙(獙)見則天下大旱令丘之山有鳥曰顒(娛)
見則天下大旱蛇山有獸曰㢮(巴)狼見則有兵鹿

[illegible]之山有鳥曰鳧徯見則有兵歷石之山有獸曰梁渠見則大兵小次之山有獸曰朱厭見則大兵硜山有鳥曰絜鈎見則其國多疫大山有獸曰蜚見則天下大疫復州之山有鳥曰跂踵見則其國大疫樂馬之山有獸曰狭見則其國大疫柜山有獸曰狸刀見則邑多土功盧其之山有鳥曰鵹(黎)鶘見則國多土功獄法之山有獸曰山𤟹(揮)見則天下大風几山有獸曰聞豨(磷)見則天下大風耿山有獸曰朱獳(儒)見則其國有恐景山有鳥曰酸與見則其邑有恐餘峩之山有獸曰犰狳(仇余)見

則螽蝗爲敗堯光之山有獸曰猾褢（懷）見則縣有大徭章莪之山有鳥曰畢方見則邑有譌火柜山有鳥曰鴸見則縣多放士硜山有獸曰彼[山+彼]（彼見）則國多狡客此皆物之兆灾者也丹穴之山有鳥曰鳳凰見則天下安寧女牀之山有鳥曰鸞見則天下安寧欽山有獸曰當康見則天下大穰秦器之水有魚曰文鰩見則天下大穰玉山有獸曰狡見則其國大穰此皆物之兆祥者也

泰豆氏授御於造父先教之趣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之敏若是哉凡御亦如此也景

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廻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於乎馬異類也民同類也順馬之性

以御馬則天下無疲馬矣順民之性以御民則天下無疲民矣

石瀆子曰甚哉似是之足以惑人也西方有獸名曰騶虞其性好生出則天下偃兵人以其文之似虎也而遂以爲真虎也南方有鳥名曰昭明其性好亂出則天下交兵人以其羽之類鳳也而遂以爲真鳳也故王莽之謙恭似周公矣而終以居攝篡漢安石之經術師孔子矣而終以新法禍宋

石瀆子寢而夢有人謂之曰子知夫蠛蠓乎忽然而起忽然而滅忽然而聚忽然而散視之甚微矣

人之起也戕也聚也散也亦猶是也蟣蠓其細者不見夫傀儡乎忽然而出忽然而入忽然而喜忽然而悲視之甚促矣人之出也入也喜也悲也亦猶是也傀儡其細者不見夫流潦乎忽然而來忽然而往忽然而盈忽然而涸視之甚促矣人之來也往也盈也涸也亦猶是也流潦其細者不見夫日月乎忽然而升忽然而沉忽然而明忽然而晦視之甚促矣人之升也沉也明也晦也亦猶是也石濆子覺而悟曰善哉喻乎吾之有身也陰陽之氣也忽然聚而爲人久且將復還諸天地非吾有

矣而况禄位名利身外之物乃欲固守而有之不亦惑乎昔石户之農入海而讓天下王子搜逃丹穴而讓國顔闔避魯君之徵屠羊説郤楚王之賞蓋皆不以身殉富貴者也

海上有魚名曰烏鰂謂烏之喜於啄腐也浮而出之於波烏果以爲腐也而啄之乃以鬚搦烏足拽而沉之飽其肺肝焉故又曰烏賊見漁舟至即吐墨溷水以自蔽漁見其溷也以爲有魚也而捕之蔑弗得矣夫此一微物也詐足以賊物而不足以衛身惜哉

雀性好淫名飲器爲爵所以爲飲戒也鳩食多言
刻老人杖爲鳩所以爲食戒也鵲行不良借其字
爲舄履之舄所以爲行戒也鷩性耿介畫其形於
衣所以爲節訓也飾舄以饕餮貪之戒也飾簠簋
以龜蔗之勸也
飾羊以爲虎其皮則虎也而其性則羊也接梅以
爲桃其實則桃也而其味則梅也是故色厲者不
免於内荏而論篤者未必爲君子
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萬石之鐘不可以合舞註
之良也析之而司爨則不如赤棘矣蘭之香也刈

之而飼牛則不如生芻矣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也不如簞犧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也不若黑蜧

魚懷珠而鱗紫鹿戴玉而角斑含其炁以自澤也

蓬依麻而自直蔦附木而升高取諸物以自輔也

君子與小人處則小人勝而君子不勝一善噬而一不善噬也小人與小人處則必比而不相害非其性之忘噬也各忌其爪牙毒螫而不敢發也故蟾蜍食蝍蛆蝍蛆食蛇蛇食蟾蜍三物相伯莫敢先動是亦騎虎之義不得下也

新鬼大而舊鬼小僖閔之所以逆祀也外蛇勝而內蛇傷突忽之所以相殘也射豕見妖而傷股以斃戮彭生之殃也夢厲訊巫而卒不食新滅同括之祟也夢人吽天而被弒巳氏殺渾良夫之應也進食吞蛭而宿疾得愈活宰夫之報也夢蘭而得君福之徵也夢牛而滅嗣禍之兆也

或謂至信之感豚魚德政之格猛虎馴雉之異珥蝗之祥其事若茫昧然者而君子亟稱之何也曰是何足異乎其左有異者則信陵君之僇鷄童悏之誅虎是也信陵君方食有鷂逐鳩鳩逃案下鷂

去而鳩出鷂逐殺之信陵君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鷂所得吾負之捕得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聲捕得鷂二百以奉信陵君恐傷及無辜也乃案劍而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而盡放其餘名聲布天下後漢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出而祝虎曰天生萬物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殺人當垂頭服罪否者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遂殺之其一向恢鳴吼踊躍

自奮即令放釋由此觀之孰謂鳥獸之不可格哉
是故伯趙禽之至微者也而技人能擾之以鬼弄
蚍蜉虫之至微者也而眩人能教之以行陣魐䰐
之猛厲也而獵人能馴之以角觝之戲王孫之詭
秘也而弋人能導之以桑林之舞其於小技則然
而況德政之感通又何怪也
騂騮騄駬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兎不如豺
狼伎能殊也鴟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
能見丘山形性詭也螣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
舉猨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鶩此勢之各有所借也

攻金者不能治石摶埴者不能鑄鐘漆者不畫鑿者不斵此業之各有所專也

崑崙上薄穹蒼下蟠厚地妖艸恠木之所蕃陰雲夏雪之所積仙靈蟄藏而寶藏興發跂行喙息翹肖蠕動之類不可殫而記也滄海之波瀕洞浩瀚黃流浴日怒沬舂天萬川不能增其尋丈尾閭不能減其一勺非不破舟殺物也而蛟龍黿鼉之屬蟻聚而蕃息焉以其有所隱也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田不生五穀

山不游麋鹿以其無所隱也
螺蟲之衆也而不能無蛇虺毛蟲之衆也而不能無虎豹此天地之沴氣也然置蛇虺於藪澤置虎豹於山林此天地之義氣也今夫小人之生亦物之蛇虺虎豹也顧所以置之何如耳若寵之以祿秩委之以要津是以虎豹蛇虺而置之於通衢也能無啞而螫乎
烏謂鵲曰吾與若形色同也飲啄同也巢居同也子之所之人無不喜而吾之所之人無不惡其故何也鵲曰亦惡子之聲耳夫好祥而懼災人之情

也吾之鳴也率多兆吉而子之鳴也率多兆凶是以惡子如欲免焉盍時其吉而鳴之乎烏如教而往又復見逐投之瓦甂幾折翼焉烏返而愬鵲也曰甚矣子之誑予也鵲曰何誑烏語之狀鵲曰子謬矣子之素也鳴必兆凶而乍以吉往人安能遂信之無已則更鳴而可乎

蜩謂雀曰甚矣子之栖栖也而食官倉之粟啄野田之禾五尺童子背機彈而隨之睥睨側行什發而中四五焉獨柰何以如丸之腹而自喪其軀乎

蜘〻謂蜩曰子非有求於食者也飽清風飲甘露

振子之文綏而逍遥於埃壒之表斯已矣而乃終

日嚖嚖於栁葉之閒使無頼爲娱者以子足圖也

拈竿而纍垸凝神而掇之十而中八九焉孰愈於

栖栖以蘄食者乎蠶又謂蜘曰子之腹枵然大也

利害宜知之而乃張如輪之網結比目之文而罥

之於簷楹之閒摵之則搖觸之則斷而承蜩者以

爾爲具也乍成而倏毀併其身而撲之非作僞而

心勞者耶蠹又謂蠶曰子知彼之無用而爲子之

有用似矣然盈寸之軀所需幾何而乃偏嗜乎柔

桑之葉豢養於婦人之手纖纖而累之宛轉而營

之而殺身以爲報即黼黻玄黃庸詎知其文乎海
燕聞而咲之曰雀之以食爲祟也蜩之以不食爲
祟也蜘以無用之巧爲祟也蠶以有用之巧爲祟
也皆不知隱身以遠害者也不自病而病物益感
矣蠹宅木之心而飽其脂膏自以爲太山之安而
不知實腐而幹傾也震風從而折之又將安所於
庇乎

廣廈閑室連房通闥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西
施毛嬙閑嫺曼姬人之所愛也魚見之而避咸池
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縞衣

羅襦冠冕佩玉人之所華也獮猴服之而駭竄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洪濤大壑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惡草瘴波妖雲毒霧龍蛇之所宫也人觸之而斃廻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彼以爲樂而此以爲憂也彼以爲危而此以爲安也於乎非聖人孰能盡人物之性乎

馬以致遠牛以負重鷄以司夜狗以守門因其性也埏埴以爲器窬木以爲舟鑄金以爲鍾鑠鐵以爲刃因其質也陸處而耕水處而漁山處而樵谷

處而牧因其地也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因其勢也

歐冶風胡干將莫邪所操各異其于善劍一也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于知馬一也汲水救火或以瓶盎或以盆盂或以手杓或以甕瓴盛水各異其於滅火一也伐木取材或為輪輿或為梁柱或為桁舟或為什器所用萬方其於適用一也

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以不動而用動和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類應以無聲而使有

聲也調琴者小絃急而大絃緩賤者勞而貴者逸也作樂者黃鍾疏而衆音繁卑者疾而尊者舒也定制者循禮而不循情故弁冕衮裳可服而不可好也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絃疏越一唱三歎可聽而不可快也致用者貴實而不貴名故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昆吾太阿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黃戎盜驪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鍾

城峭必崩岸峭必陀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鱉故邃谷長林非爲虎豹也而虎豹棲焉叢

木茂枝非為飛鳥也而飛鳥集焉大江淵海非為
蛟龍也而蛟龍藏焉

良馬啗粟一石飲泉一斛非潔清則不受介而馳
初不甚疾也行百里而始奮迅行五百里而不起
堊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
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君子以之下焉
者日食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
安踴躍疾驅百里力竭汗喘欲斃此其寡取而易
盈好逞而易窮駑駘之才也小人以之

堂谿公謂韓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

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千金之玉巵至貴也而無當不可以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巵也雖有聖賢莫盡其術矣石濆子曰堂谿公之言蓋專以諷昭侯也究而極之細人而忠信其不漏之瓦器乎高貴而詐諼其無當之玉巵乎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

人爲侯吏及臣得罪近臣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侯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悅而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石續子曰君子之進君子非以植黨也而卒至於相濟志乎公也小人之引小人本以樹援也而卒至於相讎志乎私也是故善樹者以國不善樹者以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

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石濆子曰耳目心志聖人與愚人一也一爲聖而一爲愚一善師而一不善師也是故神農之治病也師於草禹之治水也師於水后稷之樹藝也師於苗太公之制陣也師於鳥獸法天下而傳後世豈自用其智而能之乎彼管仲隰朋知其細而不知其大則是覇而已矣

說林十六

記述林

一書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易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故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彖之材即易之象也爻之效即彖之材也始終本末一以貫之矣如需之言須也而六爻之中須得其地與時則吉不得其地與時則凶比

之言親也而六爻之中比得其人則吉比之匪人則凶豫一也而六爻之中當豫而豫則吉不當豫而豫則凶頤一也而六爻之中養得其正則吉養失其正則凶咸一也而得感應之常則吉失感應之常則凶遯一也而遯以其時則吉遯失其時則凶漸一也而進得其所則吉進失其所則凶艮一也而止其所止則吉止非所止則凶推之六十四卦莫不皆然孰是以求之則易之大義其庶幾乎

伏羲之易至文王周公而始明文王周公之易至孔子而大著闡造化之秘極人事之變類萬物之

情於繫辭乎盡之矣此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而歐陽子乃以繫辭爲非聖人之書吾不知其何說也

十翼孔子之所以解經者也故學易者求之十翼而已矣其有未備者推類以通之而已矣如頤之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頤養人與自養言之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言養人之貴正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言自養之貴正也先養人而後自養者頤以養人爲義也然自養其本也故曰自求云耳

今本義以觀頤爲所養之道自求口實爲所以養身之術而大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遂析而爲養德養身之事殊不知養德養身其實一也皆所以自養也析而二之非經文之旨矣故學易者亦先求之十翼而已矣

讀二典三謨則知禹之治不如堯舜之化矣讀湯誥泰誓則知武王之伐不如湯之放矣五子之歌其夏德之衰乎盤庚其殷道之衰乎呂刑其周道之衰乎

以父言之唐虞三代其以世而降耶蓋典謨之文

明白易知夏循承之至盤庚而始晦至周而大晦矣以治言之唐虞三代亦以世而降耶蓋堯舜之治專務德化禹猶繼之至商而禁興至周而禁密矣

詩小序不知何人所作然源流之所自蓋遠矣但傳授不能皆真而詞旨時或小舛子朱子見其然也而率以義理駁正之雖疏釋詳明而戾于本旨者亦多矣是何也傳舊者事多真而久或訛失者十而一二矣億斷者理雖精而事則否得者十而一二矣如執此而廢彼豈爲善學者哉

小序曰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而朱子以爲婦人之詩極詆小序之失今觀其詩有曰敖遊曰威儀曰奮飛此豈婦人之所以自咏者耶詳其詞旨其爲仁人不遇於君而怨小人之見擯蓋宛然可見也傳者且不可據而不傳者又何以爲信乎

邶鄘衛鄭之風朱子率以淫詩斷之其言曰夫子放鄭聲而正雅樂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閒衛桑中之詩是也故凡考証未審詞旨可疑者槩

謂之淫風竊意夫子所惡於鄭衛之聲者蓋民間流傳之音而非删定之詩也如其槩任所擯也則如定之方中瞻彼淇澳與緇衣羔裘之篇站以為淫風而棄之乎必不然矣而乃悉目之於二十一篇三十九篇之中不已過乎今考小序曰桑中刺奔也氓有狐刺時也於詩意固無外也於蝃蝀則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今未有以見其不然而直謂刺淫奔之詩何與於木瓜則曰美齊桓公封衛之功而衛人欲厚報之蓋其意誠無窮也而或乃以衛未嘗有瓊瑶之報

爲疑亦以爲男女相贈答之詞又何與於風雨則曰思君子也夫世亂而思君子宜無所不至故曰賢賢易色安得以詞之狎暱爲疑乎於子衿則曰刺學校廢也夫學校廢而思多士亦宜無所不至故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安得以爲詞意儇薄而不類乎夫史之闕文夫子所慎而傳信傳疑經生之準豈古昔之所傳者皆非而盡以義理億斷者爲是乎故吾之於詩傳也有信有不信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

伐檀今考其詞代檀爲車而寘之河干正言君子被擯而不得仕也不稼而得禾不獵而得獸正言小人無功而受祿也末言君子之不素飡正以深刺小人之素飡也今如集傳之意則文義自不能通而詩人之旨晦矣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故其詞曰邦家之基曰邦家之光曰民之父毋蓋深慶之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故其詞曰菁菁者莪諭人材之盛也曰我心則喜曰我心則休深以爲慰也

亦非槩爲燕饗之詩也
胡文定春秋傳爲宋高宗而作也故其義一以尊君卑臣内夏外夷爲主其有不能通者亦強而合之曰美惡不嫌同詞曰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存焉蓋至是而聖人之意鑿矣然詞嚴而義正事核而氣充宋之文吾必以是爲首選乎
莊二十有九年紀叔姬卒文定以爲痛紀侯非也紀亡矣侯既卒矣又何痛乎說者曰叔姬不爲國亡變其所守而待盡于酅春秋特録之以勸後世是也以此坊民猶有儷體寡居國亡不能死而委

身於夷狄如晉惠后之為者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
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
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於是因史記而修
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
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自褒貶凡例
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
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
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
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詞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

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詞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署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詞是則不以義理求聖經而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其以正次王王次春者以天子上承天道下統諸夏也弒君弒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名實昭章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為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知如

傳獻之說隱已為不可況又於褒貶生凡例即以例求春秋皆逆詐億不信之心而謂聖人為之乎春秋之法誅亂臣討賊子内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直書其事而善惡是非欲掩而不可掩斯之謂實錄也如曰加某字以貶人又削某字以貶人加某字以褒人又削某字以褒人則聖人之作經幾於舞文弄法之為矣且七十子之徒親炙門墻尚有不知聖人之意者若正名之言子路猶有惑焉今乃欲以不明之意示千百世之人而使人各以所見求之豈光明正大垂訓於人人者乎

稱人者貶也而人不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不必皆褒譏者亦稱爵繼故不書即位而桓宣則書即位妾母不稱夫人而成風則稱夫人失地之君名而衛侯奔楚則不名不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主會者而瓦屋之盟則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甗之師則後齊毋弟一也而或稱之或沒之天王一也而或稱之或去之此皆凡例之不可通者也惟求其行事之實則其得其失思過半矣

春秋之世其始也王室微而諸侯強故抑諸侯以

尊王室其繼也諸侯又從而戎狄強則又抑夷狄而扶諸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尊王也

春秋之書有因魯史之舊文者有聖人之特筆者如訃告則書不訃告則不書曰郭公曰夏五又其他會盟戰伐皆因魯史之舊文也如曰成宋亂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曰夫人孫于齊曰夫人孫於邾曰鄭棄其師曰天王出居于鄭曰天王狩於河陽曰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曰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此聖人之特筆也

或曰桓公宣公皆書有年紀異也何言乎異也大有年
倫既斁谷徵壘見國無以為國矣而乃得有年非
所有而有之者也君不恤民而天恤之國不宜瑞
而天瑞之則是異而已矣予曰不然桓之世日食
既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宣之世螽則書大旱
則書日食既則書如以有年為紀異也則將以此
數者為紀常乎春秋於無道之國豈專欲其凶災
而不欲其豐足也各書其實而休徵咎徵有不容
隱者矣

隱公攝位成先志也隱非廢孽桓非正嫡志乎立

桓者惠公之私也隱長而賢桓愛而幼隱不立則無以定國立則非惠公之意故攝也天王致賵考宮獻羽皆所以尊仲子也尊仲子所以成桓公之為君也郤羽父之請而為菟裘之營公之歸國有日矣而何桓公之不能忍也篡逆之臣惟利是視羽父不足誅矣以怨報德以讒動逆桓之罪可少逭乎胡氏以隱為猶豫宜及於禍是責人無已之論也

桓無王而元年書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

督之罪也胡氏之言然乎曰非也衰世無天道而天道未嘗亡衰世無王法而王法未嘗亡其或書王或不書王因史氏之舊文也篡弑之賊不待貶黜而惡自見矣若曰書天道以討某書王法以討某是後世獄吏之為也而謂聖人為之乎如不以討罪之故也則曰王曰王正可以廢而不書乎鑿說亂經此其為謬亦甚矣

歸賵歸禭来聘錫命求車求賻逆后歸姬天王之所以交於諸侯者此耳其餘不得而與也是故會盟數而列國之私交盛矣朝覲廢而尊王之典禮

猾矣戰爭繁而征伐不出於天子矣慶弔頻而禮樂不出於天子矣賜爵賜祿賜氏賜族一切擅而行之天王之分其與存者能幾何哉春秋之作其以著王室之陵夷乎其聖人之不得已乎

文公四年晉侯伐秦胡氏謂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𢿱晉侯稱爵二年秦晉戰于彭衙胡氏又謂以晉侯爲主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則又以王事責晉襄矣前後矛盾此類甚多欲以明聖人作經之意不亦難乎

桓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非所如

而如焉者也公薨于齊非所薨而薨焉者也公之
喪至自齊非所至而至焉者也葬我君桓公非所
葬而葬焉者也天王之失政隣國之失討魯之無
臣子胥見之矣

周衰失政諸侯有弑逆者非惟不能討而又聘焉
春秋書王臣下聘者八而聘桓公者凡三桓之罪
尤著而周之聘尤亟此周之所以不振也

鄭伯不朝天子率諸侯親征從之者三弱國而已
又畏齊之比於鄭也不能躬擐甲冑而以微者行
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傷之也戰于繻葛

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所以存天下之防也

初與鄭入許者齊魯也以許與鄭者亦齊魯也既而謀定許者又齊魯也魯本與突許實怨鄭定許所以撓忽也撓忽所以翼突也方突之未出也宋有所責而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而又欲納之魯既以鄭伐宋既又與宋伐鄭或合或離反覆皆私也故曰春秋無義戰

或譏魯莊公不能復父之讎或譏公不能防閑其母夫子而制母事之難為也以弱讎強力有所不

足也是猶可說也惟夫以昏姻之故一年之間親如齊者再盟齊者一遇齊者一何若是之僕僕乎納幣逆女皆以身親之矣比其至也又使大夫宗婦用幣以覿違禮越制以為媚悅無所不至曾不念文姜者何國之女乎桓公之弒也以何地何人乎忘不共戴天之讎而甘心於伉儷之好有人心者忍為之哉卒之哀姜通于慶父叔牙公沒而謀篡二世殲焉雖賴季友柄國社稷再安而季友之後為季孫叔牙之後為叔孫慶父之後為孟孫三桓擅政祿去公室而魯不復振則莊公為之也

史氏之言曰齊桓公與蔡女戲舡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絶也蔡侯怒嫁其弟桓公怒而伐蔡以事揆之此殆不然自莊公十四年荆入蔡蔡哀侯折而事楚易世不通中國者二十有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于鄭蔡鄭者楚道之衝而華夷之門戸也攘夷尊周桓公方有事焉不得鄭無以攻蔡不得蔡無以及楚蔡得而楚之四封震矣故包茅一問而楚詞遂屈兵不血刃而方張之國懾如鳥鼠使諸侯不復携貳而中國不淪於左衽者皆邢之師爲之也其云怒蔡蓋因

史之誤耳如徒以一婦人之故而興師則諸侯何遽合從而强楚何遽屈服乎桓公圖霸必不若是之拙也

周惠王愛其子叔帶將易其世子鄭故齊侯合八國之君會于首止以定王世子惠王不悅使周公謂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晋可以少安鄭伯聽之逃歸不盟說者謂首止之盟齊侯從義不從令也逃歸鄭伯從令不從義也桓公合諸侯二十餘年僅能服楚於召陵鄭伯一逃楚即滅弦旁鄭文者不特桓公之罪人實天下之罪人也及諸

侯合兵以討洮之會鄭乃乞盟春秋於其叛書逃於其來書乞賤之也

僖十有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趙氏曰季姬不繫於國內女之未嫁者也蓋期鄫子于防而鄫子遇之也使鄫子來朝以請昏于已故明年而季姬歸于鄫如其意也始遇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鄫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鄫而公不止嗚呼淫風流行桑中大車之詩不作於魯而駉與有駜之篇猶以頌僖何哉蓋夫子於魯詩存頌而略風為魯諱也春秋天下之大法豈容盡諱哉文美

哀姜鄫季姬之事備著於經雖無魯風可也

世之稱五霸果若是班乎曰不同也霸也者攘夷

狄安中國以尊周室者也故齊桓未興天下大亂

齊桓興而天下定矣齊桓既没天下又亂晉文興

而天下定矣此二君者生民倚之以為命周之宗

社賴以不滅此所謂霸也若宋襄之狂繆戕中國

以事夷狄秦穆楚莊以夷狄而脅中國此桓文之

所必討者惡得謂之霸哉故孔子於春秋言其事

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孟子云仲尼之門

無道桓文之事者蓋力勉時君以行王道救時之

言也後之讀春秋者不是察也而槩以桓文之功為聖門之所不齒豈其然哉

魯之衰也以三家三家之強則文公成之也方其即位之初隣國之好不親霸主之會不親率以大夫往焉閏月不告月當月不視朔昏庸偷惰足不出寢門之外是以大夫竊柄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内懷國人以自封殖威權日去而猶不之悟也故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者季孫行父也會晉伐沈敗狄于鹹者叔孫得臣也為戚之會為垂隴之盟者公孫敖也至東門襄仲則見於經者凡九或會或

盟或如或伐其專恣益甚於三家矣泰阿倒持是尚可以為國乎卒之目未瞑也而二子為戮妃妾不能相保亦何貴於為人君哉

成公之時國無可為矣孫臣擅命而政令無章故作丘甲非所作而作也立武宮非所立而立也取鄟非所取而取也用郊非所用而用也以季孫行父之私怨歸父也而合七大夫之師以伐齊以楚之強暴也而合十一國以與楚盟是尚可以為國乎故弔景公之喪而輒見止如沙隨之會而不得見已則不競又何尤於人乎

襄公以幼冲即位三桓之強如火益灼不復可以
制遏至季武子乃作三軍以分公室而千乘之尊
徒藐然寄空名耳始也賴晉悼以守封疆繼也籍
晉平以延喘息及晉與楚平而楚之暴橫益甚公
也兩事晉楚疲於奔命見辱於楚得脫以歸不自
創也而反効夷言作楚宮以沒是尚謂之有恥者
乎

昭公之時國非魯君之國矣以英主為之猶懼其
不競也況於生十有九年而猶有童心者乎故如
齊求納而不與如晉求納而不與盂齊之高國晉

之六卿猶夫三家也以勢則政不在公而在三家以利則公無賂而三家有賂公可失而三家不可失也是以孫于齊次于陽州居于鄆次于乾侯槩槩若喪家之狗而誰收卹之及不勝其憤而攻季氏乃又不能克也卒之齊晉皆莫之救而客死於乾侯不亦悲乎定公當昭公失國之後親征伐親會盟用孔子以相夾谷用子路以墮三都三桓亦稍戢矣公盍鑒而哀公立三桓復横所謂天之所廢不可復興者也

周自平王東遷政在諸侯至隱之世習以成俗齊

桓晉文相繼而起秉大義以尊周室而會盟征伐迭見於天下故夫子作春秋以繼之定哀以來齊晉既衰政在大夫吳越橫行天下靡然日入於戰國而西狩獲麟適當其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春秋以是終焉是春秋之作始於五伯終於戰國天之所以拯亂世也

禮記雜出於漢儒而禮經消矣 國朝以禮記列於學官用之取士而禮經亡矣昔子朱子慨禮經之消也而為儀禮經傳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與他書言禮者為傳其於古禮蓋庶幾焉惜乎未成

而卒而終之於門人之手遂使後人不尊而遺經不復肎非斯文之不幸哉近若湛甘泉之二禮測亦可以相發明矣

虞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昏鄉飲燕聘禮禮記有冠昏鄉飲燕聘義以釋之蓋儀禮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錄亦儀禮之流也何以言之儀禮漢初已行故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聖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故知儀禮之流也

列子楊朱之篇蓋欲齊生死混賢愚等貴賤滑毀

訾而一之此荒唐之旨也以堯舜為偽讓而享祚以夷齊為實讓而失國以舜禹周孔為苦死以夏桀殷紂為樂終以子產為鄙以朝穆為貞以節性為纍梏以縱欲為自然以速亡愈於久生以賢愚同為腐骨率是道也是使人廢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窮聲色臭味男女之欲孜孜如不及禽獸之行興而禮義之坊决矣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為之法以治之為之教以導之尤懼其或懈也而且以生前之善惡為死後之勸懲無非所以閑其邪心而止其滛辟焉耳豈聖人之得已哉

如其以肆情為達生以拘録為閼性而惟患死之不遠也則必越樊毀垣侵攘欺紿無所不至以求厭其欲是率天下而亂矣即欲為朝穆也其可得乎於乎此邪說誣民罪不容於僇矣

莊子盜跖漁父之篇醜詆孔子此自知其德之不能跂孔子也駢拇胠篋之篇力排聖人此自知其功之不能希聖人也觀其一書之中譸譸稱引不一而足蓋可知矣不特此也極言死之為樂則知其畏死也甚於恒情矣極言貧賤之為適則知其厭貧賤也甚於恒情矣於乎肴閒者其真欺世之

賦以騷爲至賈董猶爲近之若三都賦吾無取焉
詩以漢魏爲準晉猶爲近之若三謝詩吾無取焉
楊子雲以太玄擬易而不知方州部家之起例非
八卦之變化也其果足以明天人之蘊乎文中子
以中說擬論語而不知董薛裴賈之問答非孔門
之授受也其果足以承先聖之統乎然則覆瓿之
譏續經之僭宜有不能免者矣
古詩若陶淵明六朝之冠也陳子昂初唐之冠也
李太白盛唐之冠也然較之於漢魏則相去遠矣

蓋漢魏之詩典而厚三子之詩薄而流漢魏之詩婉而約三子之詩直而肆漢魏之詩比興無涯而三子之詩情神畢露其可比而同之乎求其庶幾者其阮嗣宗陸士衡乎若左思之咏史郭璞之遊仙又其次也

晉之文以二陸爲至然雲非機比矣唐之文以韓柳爲至然柳非韓比矣初唐之詩以燕許爲宗然張非蘇比矣盛唐之詩以李杜爲冠然杜非李比矣學者當自得之

言文者必稱韓而不知文之衰自韓始也言詩者

必稱杜而不知詩之衰自杜始也是何也古人之爲文也叶詞爲經出言成章意不屬而自屬言不文而自文亦猶日月星辰之麗天也亦猶山川草木之麗地也至昌黎則造意續詞安排布置殆如匠者之構居室矣古人之爲詩也風雅頌以經之賦比興以緯之以道性情之眞以達風諭之旨如風之動物也如水之行地也至少陵則誇多眩奇羅網堆積殆如庖人之充俎豆矣後之法韓者不學其變化而專學其鍛鍊法杜者不學其宏博而專學其艱澁夫安得不弊乎

莊子韓列子而爲之者也呂氏春秋韓莊列左氏管子而爲之者也淮南子韓莊列文子韓非子呂氏春秋而爲之者也

董仲舒曰皇皇求仁義惟恐不及者士君子之志也皇皇求財利惟恐不給者庶人之見也又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故皇皇於爲善則可以得長日之益矣皇皇於去惡則可以免銷膏之患矣

伯牙鼓琴六馬仰秣瓠巴鼓琴游魚出聽誠乎琴也養由基射矢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射也伯樂相

馬所見無非馬誠乎馬也庖丁觧牛所見無全牛誠乎牛也夫誠乎技者而猶若是而況誠於道者乎

古語曰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觕其所取彌觕

上焉者安義其次畏義其次畏法下是則刑戮之民也

毀譽其末世之風耶哲人莊士之所不屑也然而善善貴長譽之過也猶之爲厚也惡惡貴短毀之過也薄斯甚矣此待人之道也聞譽而自驕則德日以損庸可喜乎聞毀而自省則善日以興庸可怨乎此修己之道也故君子與其毀人也寧其譽人也與其譽己也寧其毀己也

先儒有言學者所以學處貧賤患難也若富貴利達則不須學也惟聖人則異是矣是故文王演易於羑里忘其爲羑里也孔子絃歌於陳蔡忘其爲陳蔡也此不學而能者也顔子簞瓢陋巷而不改

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不困於病夏侯勝坐佳[illegible]而授尚書陸德輿謫忠州而作集驗范忠宣竄永州而體貌益康程伊川貶涪州而容髮轉勝蘇文忠謫惠州而濟施不倦張無垢謫南安而誦讀不輟此皆學而能之者也然則富貴利達果可以不學乎曰此自處困言之也其致則一也如弗學則誣上行私亂政虐下將何所不至矣

人有以耳視者亦有以耳食者有以目行者亦有以目食者衣服未必稱於體也珍寶未必辨於目也聞人之所美而美之此謂以耳視也嘗果未必

充於腹也調和未必適於口也聞人之所美而美之此謂以耳食也山川未之歷也宮室未之游也圖史之所稱而亦稱之此謂以目行也果餌之刻鏤無益於味也膳羞之朱緑無當於口也時俗之所珍而亦珍之此謂以目食也雖然此猶以形欲論也乃於道德仁義亦無不然不亦可哀之甚哉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已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已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已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已也此智愚所以分與石濟子曰視天下而皆勝已也則其爲善也不得不力矣

欲無智得乎視天下而皆不如已也則其為善也不能不怠矣欲無愚得乎

揚文定公曰士君子一言一行無愧幽明然後無負於父母生身之恩又曰人必有躬行之實然後可以訓子孫故不敬其身而能孝其親者未之有也不修其身而能裕其後者亦未之有也

修為之功其於接賓承祭也不待勉強也而施之於妻子則忽矣操存之念其於應事接物也不易察識也而形之於夢寐則真矣故曰夜卜諸夢寐晝觀諸妻子蓋妻子既刑則修為無所不至矣夢

祼既良則操存無所不至矣
書即我也讀書所以求盡已也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中盡人之性下盡物之性
皆書之所具也亦我之所具也故讀書所以求盡
已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盡已之謂也舍是而為
學吾弗知之矣
學藝則學學道則學其從事一也學道者求為聖
賢學藝者求成一藝其大小懸殊也然學藝者必
以藝學積久而藝成矣學道者多以口學曠日而

無得矣於乎可以學而不如藝乎

爲學者其猶墾田乎墾得一畦即治一畦播之耘之以求一畦之獲也墾得一畝即治一畝播之耘之以求一畝之獲也已墾者藝而不荒未墾者拓而不已如此則德日益崇業日益廣其於學也其殆庶幾乎

人知高高者爲天而不知地上皆天也知冥冥者爲鬼神而不知幽顯皆鬼神也知物我之爲物我而不知物之莫非我也知知地上之皆天也則無所不用其敬矣知幽顯之皆鬼神也則無所不用

其畏矣知物之莫非我也則無所不用其公矣

君子之於道德也無時而自足也其於利禄也無時而不自足也夫惟無時而自足也故道德無不足也夫惟無時而不自足也故利禄亦無不足也

鏡之明已也功細乜之明已也功大舟之濟物也患徵德之濟物也患溥然人皆欲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皆知舟之濟物也而忘德之濟物也

道德之學非以徼福也而福生焉術數之學非以賈禍也而禍生焉蓋幽贊神明易數也天人類應

春秋教也而世儒假設經誼依托象類附合陰陽之數滿洩鬼神之機膠泥禍應刺譏當[illegible]疾欲免難矣故董仲舒賢矣而下吏夏侯勝正矣而因執眭弘伏誅於都市李尋流放於敦煌京房被刑於石顯郭璞見戮於王敦此其章章著者也他如費長房劉靈助之流益卑瑣不足道矣是以君子羞稱焉

毀我者我以無毀勝之毀亦不甚害我若我以無害勝之害亦不甚可怒之事以不怒勝之怒亦自止可競之地以不競勝之競亦自消